



冥 土 旅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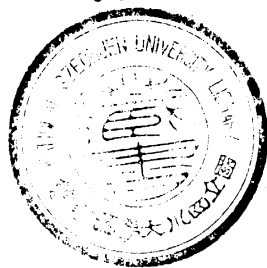
周
作
人
譯

北
新
書
局
發
行

周
作
人
譯

冥 土 旅 行

苦
雨
齋
小
書
之
一



苦雨齋小書序

今年的寒假又忽然地過去了。這個年頭兒，草閒偷活已至不易，更加上窮忙，尤其是在年頭年尾，所以這三四個禮拜的休假裏就簡直沒有做一件事，只是抽閒吃了幾個瓜仁果核便又是上學的時候了。小時候遇到上燈夜，看著那些燈燭輝煌，未嘗不覺得熱鬧，但心裏却是著實寂寞，因為這上燈就是新年完結的先聲。現在也頗有這樣的感覺。

沒有工夫看書，其實是沒有心情看書，再說，也是一半

由於沒有錢買書：不過這種推託都是不濟事，究竟還是自己的懶惰。別的不說，就是久想翻譯的勃蘭特思（George Brandes）——只可惜他已於二月二十日去世，享年八十五。——的加利波的論也未動手，真是太懶了。但是，這其間也做了些小事，編輯苦雨齋小書之計畫就是那時所想的，現在所編成的有這兩種，一是冥土旅行及其他四篇，二是瑪加爾的夢。

冥土旅行是二世紀時的希臘哲人所寫，此外四篇的作者是十八世紀的英人斯威夫德（Swift），十九世紀的法人法布耳（Fabre），以及十四世紀的日本和尚兼好法師。瑪加爾的夢則是近代俄國的作品。這可以說是雜亂極了，雖然我覺得並不

如此。不但這些都是我所同樣歡喜的，我還以為其間不無一種聯屬。我曾說，「重讀冥土旅行一過，覺得這桓靈時代的希臘作品竟與現代的瑪加爾的夢異曲同工，所不同者只因科羅連珂（Korolenko）曾當西伯利亞的政治犯，而路吉亞諾思（Lukianos）乃是教讀為業的哲人（Sophistes）而已。」除了那個「科學之詩人」是超然的以外，兼好法師也就不是真個出世間的人，不過他有點像所謂快樂派，想求到「無擾」的境界做個安住罷了；至於斯威夫德主教的野蠻的談諧，則正是盾的背面，還是這個意思，却自然地非弄到狂易而死不可了。我譯的這些東西，雖似龍生九子，性相不同，但在我總

覺得是一樣的可愛，也願意大家同樣地看待他們。

小書以後還有，說不定還要弄大書出來呢：在此不妨先
自畫自贊一番。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於北京內右四區。

目錄

√冥土旅行..... Lukianos	1
√愛昆虫的小孩..... Fabre	51
√育嬰芻議..... Swift.....	91
√「婢僕須知」抄..... Swift.....	119
√「徒然草」抄..... 兼好.....	131

冥土旅行

古希臘路吉亞諾思作

哈隆 (Kharon) 義云亮眼，渡鬼魂往冥土者。

克羅妥 (Klotho) 義云紡女，運命三女神之一，司紡續生命之縷者。

赫耳美思 (Hermes) 義云急驅，神之使者，又司送新死鬼魂往冥土，故亦稱送魂使者 (Psychopompos)。

衆鬼魂 其中有犬儒古尼斯科思 (Kyniskos 小犬)，霸王

默伽本德斯 (Megapenthes 大癡)，皮匠密古羅斯 (Milkylos) 等。

拉達曼都斯 (Rhadamanthys) 冥土判官。

諦西福納 (Tisiphone) 義云報施音，報仇三女神之一。

燈，牀 見證。

哈 克羅妥，你看這個情形罷；一切都已妥貼，只等著開船了；船艙已經厚好，桅杆豎起，風篷挂上，槳都架在槳眼裏了；我們不會起錨開船，不是我的錯處了。船上還沒有
一個乘客，這是你所看見的；在這期間，我們本可往復三
次了。天就要晚了，却還整天沒有賺到一個銅子！我知道
後文是怎樣的：冥王將以為我是辦事不行。其實這不是我

應該負責，却是那個押送貨物的我們的好紳士。（案指赫耳美思）他正同平常的凡夫一樣，他在上邊喝了一口忘川（Lethe）的水，忘記回到我們這里來了。他大約是在那里和孩子們角力，或者彈他的豎琴，或者顯他的談天的本領；或者他是打劫去了，那個無賴，據我所知道，這在他是一天的事情了。他是漸漸的太放肆起來了：他應該記得他也是屬於我們的，他的一半。

克 是了，是了，哈隆；或者他是很忙。宙斯（Zeus）在上邊的世界裏，也會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叫他去辦；你要記得，他也有用他的地方。

哈 但是這并不是說他就可以過分的使用他了。赫耳美思是公共的所有。在他應當去了的時候，我們不會強把他留住在這里。不，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在我們這地方，所有的東西只是烟霧，陰暗與昏黑，而且得不到喫的東西，除了水仙花，奠酒，祭祀的餅和肉。在那邊天上，一切都是光明，有充足的仙食和無窮的神酒。他喜歡逗留在那裏，是不足為奇的。他離開我們的時候，那是飛去的，好像他是從牢獄裏逃出去的一樣。但是在應該回來的時候，他是徒步走著，好容易纔能走到哩。

克 是了，現在且不去管他。你看，他走來了，還帶著好一

大隊的乘客，或者還不如說好一大羣罷；他用了他的棒趕著他們前行，正如趕著這許多山羊。但是這是怎麼的？一個人是細著，別一個人正看著高興；有一個人肩下斜挂著一隻口袋，手裏拿著一枝棒，一個相貌暴烈的漢子：他驅使著別人走動。你看赫耳美思罷。全身是汗，腳上滿是灰塵了！看他怎樣的喘息；他是完全喘不過氣來了。什麼事，赫耳美思？請你把一切都告訴我們；你似乎很受了累了。

赫 這件事情，就是因為這個無賴逃走了，我不能不去追他回來。我告訴你，這次的過渡我幾乎要同你們失了信了。

克 他是誰？他爲什麼要逃走呢？

赫 他的動因是很明瞭的：就是他想還是活著的好。他是一個什麼王或是霸王，因爲我聽他很悲慘的悼歎已經失掉的幸福，所以知道。

克 那個獸子真想逃走，還想去延長他的壽命，在運命之絲已經割斷了之後麼？

赫 豈但想呢！他本來早已逃脫了，倘使沒有那位拿棒的好漢；他幫助我，我們纔能够抓住他，把他細綁起來。自從亞忒羅波思 (Atropos 義示無私，運命之一，司剪斷生命之線者，) 將他交付我以後，他一路上遲延落後，把他的脚

跟進地裏去，要使他前進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又時常起手禱禱或是請求：我肯讓他回去幾分鐘麼？他將要使我很是上算的。我自然不肯這樣做；這是做不到的事情。

——是了，我們剛纔走到地府的入口，這個無賴不知怎麼的溜脫了，那時我正同平常一樣將鬼魂遞交給愛亞科思（Aiakos 冥土判官之一，）他憑了你的妹子（亞忒羅波思）的發票點數。這個結果是，我們缺少了一個。愛亞科思，了他的眉，他說道，「赫耳美思，百事都要規規矩矩的，在這里請你不要弄什麼把戲。你在天上這些花樣玩得够了。我們這裏帳目是很清楚的；一切逃遁不過。發票上說

的是一千零零四：這是白紙上寫著黑字。你交付給我却短了一個，這是怎麼的？除非你說你是上了亞忒羅波思的當了。」我聽了禁不住面紅了起來；我於是忽然想到路上的事情，我周圍一看，那個漢子不見了，我知道他一定已經逃走，便盡力的跑去，沿著往陽間去的路去追趕他。我的那位朋友願意幫我的忙；我們於是賽跑似的走去，等到我們把那逃人捉住的時候，他正已走到秦那隆地方了。這是一件很僥倖的事。

克 哈隆你聽！我們却正說赫耳美思的荒唐呢。

赫 是啦，那麼我們還等著做什麼，好像還遲延得不够似

的？

克 真的。叫他們上船去罷。我仍舊到那棧門去，等他們上
的時候，在簿子上記下他們的姓名籍貫和死亡的事情，你
拿到手就可以裝起來了。——赫耳美思，讓我們先點小孩
罷；我從他們是不會得到什麼報告的。

赫 這里，船公。一總三百個，連棄屍在內。

哈 好貨色，我說！——這些只是綠的蒲陶罷了，赫耳美
思。

赫 克羅妥，其次是什麼呢？那些「無人哭」麼？

克 啊，我懂得你。——你把那老人家送上來罷。今天我沒

有工夫去作考古學的研究。都是過六十歲的；上去罷！他們怎麼了？他們不聽見我；都老得耳聾了。我想你須得檢他們起來，像那些小孩一樣，把他們運上去。

赫 他們來了。熟透了的果子，在正當的時令摘下來的：三百九十八個。

哈 不，不；這些不過是蒲陶干之類罷了。

克 赫耳美思，其次把受傷者送上來。現在我可以動手作工作了。告訴我，你是怎麼被殺的。不，我還不如看著我的篋子，點呼你們罷。八十四個，應於昨日在米西亞之戰被殺。這裏邊有戈巴勒思，阿克沙德思的兒子。

赫 都到了。

克 爲了戀愛而自殺的七個人。又有哲學家諦亞該納思，因
了對於美伽拉娼女的戀愛而自殺的。

赫 你看，他們在這裡了。

克 還有那爭奪皇位而互相殺死的呢？

赫 在這裡。

克 給他的妻和她的情人謀死的人呢？

赫 正在你的前面。

克 現在是那法律的犧牲了，——被杖死的和釘十字架的。

那些被強盜所殺的十六個人在那里呢？

赫 這里；你可以從傷痕上認出他們來。我把那些女人也送
上來罷？

克 來罷，還有那死於難船的人們，這都是同樣的死法。那
些死於疫病的也來，醫師亞伽安、克勒思及其他。那里還有
一個犬儒派哲學家，應該在幾個祭祀的雞蛋，一個生鳥賊
的「海加德夜宴」(Hekates deipnon，海加德為月夜女神，
司魔法者，每月三十日設祭歧路以禳之，)上壽終的；他
在那里呢？

犬儒 我的好克羅妥，我一直站在這里呢。——現在我要請
問，我做了什麼事，却罰我去受這樣無聊的生活？你給我

生命之縷幾乎有滿一紡錘了。我常想割斷那個線，就此去罷，但是他總不肯斷。

克 我留下你去當人間缺點的批評家和醫生呢：過去罷，願你得到好運。

犬 不，憑了宙斯！先讓我們監視這俘虜平安的上了船。聽了他的哀求，你的判斷怕要變動的。

克 且看罷；他是誰？

默 默伽本德斯，拉古兌斯的兒子；霸王。

克 默伽本德斯，上去罷！

默 不，不，克羅妥女士，許我回去一刻，我會自己走回來

的，不要等到被傳。

克 你要回去做什麼呢？

默 我要求許可去完成我的宮殿：那房屋還只造到一半哩。

克 呸！上去罷。

默 啊，運命之神呵，我並不請求長假。請你給我這一天的工夫，使我可以去告訴我的妻，我的寶藏埋着的地方。

克 不行。這是運命的命令。

默 那麼這許多錢都是拋掉不成麼？

克 並不拋掉。你不要操心罷。你的表兄弟默伽克勒思會代

為管理這些的。

默 啊，了不得！我的那個仇敵麼，只是因為我的心好，纔沒有把他治死。

克 正是那人。他將比你後死四十多年，將完全享受你的後宮，你的衣裳和你的珍寶。

默 克羅妥，你把我的財產都交給我的最壞的仇敵，你太不好了。

克 我的先生，這當初原是古迭瑪訶思的財產，是麼？你把他謀害了，又在着他的面前宰了他的兒女，這纔得到手裏的。

默 是的，但那時以後這便是我的東西了。

克 那麼，現在你的估據的期限也滿了。

獸 太太，在耳朶邊和你講一句話；別人都聽見不得。——

先生們，請迴避一步。——克羅妥，倘若你肯放我逃走，我自己保證即日付你現金二十五萬元。

克 哈，哈：你的現金還在你的頭裏來往着麼？

獸 我把那兩個和酒的大碗添上去，怎麼樣？那是我謀害了

克勒阿克列多思而得來的。每個都有兩噸重，而且全是純

金！

克 把他拉上去罷。我們決不能叫他自己上船的了。

獸 我叫你們做見證。我的城牆，我的船塢都沒有完工。我

只要五天工夫，去把他們完成了就好。

克 不要緊。現在別人會去照管的。

默 且住！還有一件事，我可以光明正大的要求的。

克 什麼呢？

默 許我去完成了波斯的征服；……使呂遜亞來定期朝貢。

……爲我自己建立一座大石碑，……把我一生的武功都刻在上面。隨後再叫我死罷。

克 漢子，這不是一天的放免所做得了的：你大約要二十年左右的工夫纔行罷。

默 啊，但是我十分情願留下抵押品，保證我的急速回來。

不，我還可以拿出一個替身來，倘若你要；——我所摯愛的他！

克 你這廝！你多少次祈禱願他後死呢

默 這是多年前的事了。現在，——我看出他有更好的用處來了。

克 但是他不久也就要到這裏來了，讓我告訴你罷。他將被新王處死了。

默 克羅妥，我希望你不要拒絕我最後的請求罷。

克 這是什麼呢？

默 我想知道我去了之後那里是什麼情形。

克 可以；你應該得到這個苦痛。你的妻將歸了你的奴隸米達斯；她是她的情人已經好久了。

默 我詛咒他。這正是因為她的請求，我纔給他自由的。

克 你的女兒將補她的缺，在現在的王的後宮裏。隨後那些都市給你建造的石像畫像都將推倒，——當然是，以供觀眾的娛樂。

默 沒有一個朋友反對這些事的麼？

克 誰是你的朋友？誰又為什麼該做你的朋友呢？我還須說明那些恭順的廷臣，頌揚你的一言一動的，都只是為希望或恐怖所驅使，——他們無一不是趨炎附勢的人，只着眼

於自己的私利的麼？

厭 他們就是這些人，祝宴的時候高呼我的名字，他們奠酒時給我一切的祝福。各人都願比我早死，倘若他們能夠隨意；不，他們只憑了我的名立誓哩。

克 是呵；你昨天同着他們的一個人飲宴，這就斷送了你的性命。正是你所飲的那最後的一杯酒，打發你到這里來的。

厭 呀，我果然覺到一點苦味。——但是他有什麼目的呢？

克 啊，你太喜歡打聽了。現在你應得上船去了。

厭 克羅妥，我有一個特別的理由，想能够再一見天日。我有一個極大的憂苦。

克 這是什麼呢？重大的事件罷，我相信。

默 這是關於我的奴隸加利恩的。他知道我死了的時候，他走到我躺着的地方來；這是晚間，已經很遲了；他有許多的時間可以使用，因為沒有一個人在我的旁邊守着。他帶着我的妾格呂開利恩回來，——這是一件舊事情，我猜想，——關上了門，便同她取樂，好像並沒有第三個人在房裏似的！既然滿足了他的情欲的要求，他纔注意到我。他說道，「你這小流氓，我受了你的多少次的鞭打，都不是我的過失。」他說着，拔我的頭髮，批我的面頰。末了他睡我，又說道，「去你的罷，往受罪的地方去罷！」

——於是他走去了。我心中燃燒着怨恨；但是我躺在那里硬而且冷；什麼事都不能做。那個淫婦格呂開利恩聽見了脚步聲近來，把眼睛塗溼了，假裝是哭着我；她抽咽着走了出去，一面還叫着我的名字。——只要我能夠把他們這個人捉住了——

克 不必多想你將怎樣的辦他們，還是上船來罷。這時候已到，你應該去受審判了。

默 誰敢對於一個霸王投他的定罪票呢？

克 對於一個霸王，誰敢呢？但是對於一個鬼魂，拉達曼都斯將要行他的職務了。他是非常公平的，那你就知道，

他依照各案的情形公平的分配他的判決。現在，不要再遲延了。

默 可怕的運命，讓我去做一個平民，——一個窮人罷！我以前是一個王，——讓我去做一個奴隸罷！只讓我活着就好！

克 拿棍子的那個人在那里呢？赫耳美思，你同他兩個人把他倒拖上去罷。他決不會獨自上去的了。

赫 去罷，我的逃奴。崩公，這里是了。請你留心——
哈 不要怕。我們會把他縛在桅竿上的。
默 來，我應當坐首席呀。

克 爲什麼呢？

默 你還要問麼？我不是帶着十千衛兵的一個霸王麼？

犬 唉，傻子呀！你剛纔訴說加利恩拔你的頭髮呢！你且等着，請你嘗這棍子的滋味；那時你纔知道做霸王是怎麼的一回事了。

默 什麼，一個犬儒敢舉起棍子來向着我麼？你這廝，你忘記那一天，因爲你那尖利刻毒的舌頭搖得太放肆了，我幾乎要把你釘到十字架上去麼？

犬 是呀，現在輪番到你，被釘到——桅杆上去了。

密 奶奶，我怎樣呢？我是不算在賬裏的麼？因爲我窮，所

以我應該最後上船麼？

克 你是誰？

密 皮匠密古羅斯。

克 一個皮匠麼，你不能等候到你的輪番麼？你且看這個霸王；他給我多少賄賂，只想得短期的放免。現在你又不很喜歡遲延，這也奇了。

密 我的運命太太，這是這樣的。我在古克羅布思的那允許裏，只能得到一點空的安慰；他說道，「烏諦思將被最後喫。」（註一）最先也罷，最後也罷，同是那一副牙齒等候着。至於那富人，便和我不同了。我們彼此的生活，正

如他們所謂對角似的相反。這個霸王活着的時候，算是幸福的人，也被大家所怕懼，所尊敬；他有他的金子和銀子，他的美服，他的馬和他的筵宴；他的俊俏的侍童和他的美麗的夫人們，——却須捨了他們一切而去了。無怪他是煩惱了，感着離別的苦了。我不知道這是怎麼的，但那些東西却有點像黏竿：人的靈魂黏住在上面，不容易脫開；他們漸漸的變成他的身體的一部分了。不，這好像是人被鎖鍊縛在一起了，沒有東西可以把他敲破；用了強力被拉開了的時候，他們叫喚起來，請求寬宥。他們在別的事情上着實膽大，但是倘若把這冥土的路指點給他，他們

便變成懦夫了。他們要回過頭去，永遠望著他們所留下的東西，無論是怎麼遠了，——好像那些生了相思病的人。那邊的獄子也正是這樣的：我們走著的時候，他却想逃回去了，隨後又是那樣的請求，使你聽得麻煩起來了。至於我呢，我在世上沒有什麼留戀：田地和馬，銀錢和財產，名譽，肖像，——我一樣都沒有；這個便是我的全副裝束了。我只要亞忒羅波思一點頭，——我那時正在做一隻靴子，我立刻拋下了皮刀和牛皮，跳了起來，也不等穿好鞋子或是洗掉手上的靴墨，却一徑加入行列，喔，而且還走在前面，只向對面望着；我沒有東西遺留在後邊，可以做

得我的回顧的。老實說，一切的事都似乎很好了。一切平權，沒有一個人比他的鄰人更好；這是很中我意的。據我的研究所得，在這國度裏沒有討債的，也不收稅；還有更好的是冬天沒有寒顫，沒有疾病，沒有上等人的蹂躪。一切都是和平。桌面是翻過來了：笑的是我們窮人；這些富人要去呻吟，要覺得不舒服了。

(註一) 古克羅布思 (Kyklops) 義云圓目，巨人，獨眼食人。阿迭修思 (Odysseus) 航海爲其所得，詭稱烏諾思 (Outis)，義云無人，巨人許以最後被食，阿迭修思乘其醉臥，將獨眼刺瞎而遁，巨

人大呼，「我爲烏諦思所殺了！」同類聞聲而
來，曰，「你爲無人所殺，當係天罰，無能爲
力。」事見希臘史詩阿迭修思故事（Odyscia）
中。

克 我的確看見你剛纔正笑着哩。這是什麼事特別使你高興
呢？

密 最好的女神，我告訴你。我住在一個霸王的間壁，我留
心看他家裏的一切的事情；在我看去他正是一尊真正的神
靈了。我看見那刺繡的紫衣，成羣的廷臣，金子，珍飾的
酒杯，銀脚的躺椅：我想，這纔是幸福了。至於他的大餐

儼好時候的香味。我真是當不住了；這樣的快樂似乎是超人間的了。還有他的高傲的容態，莊嚴的步相和高大的車子，都使觀衆不禁欽敬。似乎他一定要比別人更是端整，要更高一尺半罷！但是他死了的時候，樣子很委瑣，他的所有的華麗都沒有了；雖然我笑自己要比笑他更其多，因為我原來只憑了燒烤的香味，崇拜那些渣滓，又把拉該台蒙的海蝸牛的血（古代的紫色染料，紫衣係王所穿，）當作幸福看哩！還有那個放重利的格尼封，懊悔他不曾嘗過財富的滋味而死，把他的錢都留給了他的最近的親戚，他的養子，浪費的羅陀哈勒思，雖然他本來可以自己享用的。

我看見他的時候，我笑得似乎要止不住了：試想他平常的樣子，青白枯槁，滿臉憂慮，在他身上只有指頭總算有錢的，因為他們有金子數，——一點一點的把錢刮了攏來，却只給那幸運的驕兒羅陀哈勒思頃刻中消費淨盡！——但是我們現在還等什麼呢？在路上還有工夫够看他們哭喪着的臉，儘量的去笑哩。

克 上船去罷，那麼船夫可以起他的錨。

哈 怎的，怎的！你做什麼呢？這船已經滿了。你等到明天罷。我們在早上可以渡你過去。

密 你怎得把我留下，——一個一晝夜的鬼魂？我通知你，

我要在拉達曼都斯的面前告你去。吓，船已經開了！我獨自被遺下在這里了。但是，且住。爲什麼不跟了他們游泳過去呢？即使我困倦了也不打緊；死人未必再會溺死罷。而且我本來也沒有一個銅子去付渡船錢。

克 密古羅斯，住了！你不能這樣的渡過去：是不准的。

密 哈，哈！我將先到那邊了，我可以相信。

克 這是不行的。我們須得追着他，把他拉起來。……赫耳

美恩，你拉他一把罷。

哈 他上了來坐在什麼地方去呢？我看，我們擠的滿滿了。
赫 坐在霸王的肩上，你說怎樣？

克 好個計較。

哈 那麼你坐上去罷，叫那個流氓的背脊發痛。現在我們一

路順風罷！

犬 哈隆，我還不如當場把實情告訴了你罷。我的過渡的那一個銅子是無從出的；我只帶着我的口袋，你看，和這根棍子。但是你倘若要人幫你屏水，我是在這里；我也能够拿一枝槳；只要給我一枝結實的槳，你就決沒有什麼廢話可說了。

哈 那麼，你去扳槳罷，我不再問你要渡船錢了。

犬 我可以唱一支曲麼？

哈 大可以唱，倘若你有一支航海歌在那里。

犬 我有好幾支哩。但是，你看，反對的東西唱起頭來了：

一支哀歌。這是我所敵不過的。

鬼魂們 啊，我的田地，我的田地呀！——唉，我的錢，我

的錢呀！——告別了，我的宮室呀！——那厮將要花費淨

盡的成千的金子呀！——唉，我的孤弱的兒女們呀！——

試想我去年所種的蒲陶樹呀！誰呢，唉，誰將去摘那蒲陶

呢？——

赫 密古羅斯，你爲什麼不說一聲啊或是一聲唉呢？鬼魂渡

過這條河而不作呻吟，這是很不合規則的。

密 你去罷。我要那些啊同唉做什麼呢？我正享樂這趟旅行哩！

赫 但是，呻吟一兩聲罷。這是必須的。

密 那麼，倘若必要，我就開始罷。——告別了，牛皮，告別了。唉，鞋底，舊鞋底呀！啊，舊的靴子呀！我真不幸呀！我將不再餓着從早上坐到夜裏；將不再在冬天赤着身子，赤着腳，牙齒相打着，上下的走了！我的皮刀，我的鑽子，將爲別人的東西了！誰的，唉，誰的呢？

赫 好，這也就够了。我們將到那邊了。

哈 等一會罷！請大家先給渡資。你的錢呢，密古羅斯？別

人都付了；一個銅子。

密 你未必真想從可憐的皮匠拿一個銅子罷？哈隆，你說着玩笑罷咧；否則就是他們所謂「空中樓閣」了。我還不知道你的銅子是方的還是圓的呢。

哈 這一趟賺錢的旅行，真是的。然而，——都上岸去罷！我還得去載那些牛馬狗和別的牲畜。現在是輪到他們了。

克 赫耳美思，你便一路照管他們前去。我渡回去，要去看那些支那人，印度爸和海拉媽。他們爲了爭疆界而開戰，此刻正互相殺着呢。

赫 鬼魂們，來罷，讓我們前去；跟着我，排作單行。

密 阿呀，好暗呀！美貌的末吉洛思現在在那里呢？這裏是
分不出辛密赫和蒂呂納來了。一切的顏色都是一樣，沒有
什麼美不美的問題了。呀，我以前覺得很舊的那外褂在這
里却同紫袍一樣的及格：暗黑把兩面都遮過了。古尼斯科
思，你在什麼地方？

犬 你聽着；我在這裏。我們可以同走。你說怎樣？

密 很好；你把手給我。——我想你曾經受過呃婁西斯的密
戒罷？那里情形想必有點同這個相像，我猜想？

犬 很相像。你看，那邊來了一個拿火把的人：凶猛可怕的
太太。或者是，一個報仇女神麼？

密 看去很是相像。

赫 諦西福納，他們到了，一千零零四。

諦 到得正好。拉達曼都斯正等着呢。

拉 諦西福納，帶他們上來。赫耳美思，他們應該上來的時候，你點呼他們的名字。

犬 拉達曼都斯，倘若你愛你的父親宙斯，請你先把我審查了。

拉 爲什麼呢？

犬 有一個鬼魂，他在世間的種種惡行，我現在極想來把他告發。要使我的見證有點價值，你必須先相信我自己的性格

和品行。

拉 你是誰？

犬 公祖，我是古尼斯科思，一個哲學的學生。

拉 上來受審判罷；我就先接受了你。赫耳美思，叫原告人等上來。

赫 有人對於這個古尼斯科思有什麼控訴者，上前來。

犬 沒有一個人！

拉 唉，但這還不够，我的朋友。脫去你的衣服；我且一看你的火烙印。

犬 火烙印？你在什麼地方去找這些東西？

拉 凡夫並不會犯過罪，但是他帶着罪惡的秘密記錄，印在他的靈魂上面。

犬 我脫得精光了。現在看那「火烙印」罷。

拉 從頭頂到腳跟都是乾淨，只有三四塊很淡的痕跡，幾乎看不出來了。喂，這是什麼緣故呢？這里有幾處表示鐵印的痕跡；却又顯然的擦去，或是挖去了。古尼斯科思，你怎樣的說明這個原委？你怎樣重得這一身乾淨的皮張來的呢？

犬 在先前的時候，我還不懂道理，過着一種惡生活，因此得到了許多火烙印。但是自從學習了哲學以後，我漸漸的

從我的靈魂上把一切的疤記洗去了，——感謝那可佩服的洗滌的效力。

拉 你到那福地 (Elysion) 去罷，在那里你可以得到上好的伴侶。但是在你未去以前，我們須得先聽你的對於那個霸王的彈劾。——赫耳美思，叫第二個鬼魂來。

密 拉達曼都斯，我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不要你多費工夫。我早已脫光了，所以請你就審我罷。

拉 你是什麼人呢？

密 ●皮匠密古羅斯。

拉 很好，密古羅斯。乾淨的再也沒有了，各處都沒有一點

痕跡。你可以和古尼斯科思同去。現在是那霸王了。

赫 傳默伽本德斯，拉古兌斯的兒子。你往那里去呢？這邊

來！這廝，霸王！誦西福納，撮着頸項，抓他上去！

拉 古尼斯科思，你的告發和你的證據呢。被告在這里了。

犬 這里實在是無須什麼告發。你從他身上的痕跡就可以知道他的爲人了。但是我的話也足以揭發他的隱密，使他的性格更容易明瞭一點。當作一個公民所論的這個惡物的私德，我可以不必多說了。率領了一羣衛兵，又藉了無法無天的黨羽的幫助，他反叛自己的故國，建立起不法的統治來。沒有審判而被他處死的人須以千計，因沒收他們的財

產，纔造成他的鉅富。自此以後，沒有一樣可以想動的惡事，他不曾做過的。他的不幸的市民受盡一切的凶殘與侮辱。處女們被汗，少年們被辱，人民的感情各樣的被傷害了。他的無禮的傲慢，他的對人的強橫的態度，是這樣厲害，無論你的那一種判罪都不能相抵。一個人還不如去定睛看那炎炎的太陽，比看那個霸王更要安全些。至於他的刑罰的精細殘酷，那是形容不盡，而且就是他的親友也不能免。這一項告訴並不是沒有十足的證據，只要你召集那些被害的一問便明白了。——不，他們無需召集；你看，他們都在這里了；他們圍繞著，好像是要把他扼死了。

拉達曼都斯，這些人都中了他的惡計。因而被害。有的是因為他們妻女的顏色，為他所注意；有的是因為兒女被汗的怨恨；有的是因為他們的財產，有的又是為了他們的理解，他們的節制，和他們對他的行為的固定的非難。

拉 惡漢，你對於這個有什麼話說呢？

默 我犯了所說的那些謀殺。至於其餘的，那些奸通汗辱和誘拐，都是誑話。

犬 拉達曼都斯，關於這幾項，我也能够去找出現證來。

拉 呃，見證？

犬 赫耳美思，請你傳他的燈和牀。他們會到來做見證，陳

述他們所知道的他的品行的實情。

赫 默伽本德斯的燈和牀，進法廷來。好，他們應召來了。

拉 現在告訴我，你們所知道的關於默伽本德斯的事情。

牀，你先說來。

赫 古尼斯科思所說的都是真話。但是，拉達曼都斯先生，我實在不大願意說起這件事來；我的頭上常有這樣奇怪的事情出現。

拉 你的不願意說，便是一切的最有意義的見證了。——
燈，現在你說罷。

燈 白天裏所做的事我不會見到，因為我不在場。至於他夜

裏的行爲，愈少說愈好。但是，我見過好些奇異的事情，實在奇異得厲害。那時候我屢次故意的不再吸油，想獨自熄掉了，但是他總把我撥了上來。這實在就够使一盞燈得到壞名聲了。

拉 口頭證據已經够了。現在你脫去那件紫衣，我們且看你的火焰印是怎樣。阿嗜，這個人簡直是一面網文！印得遍身烏青了！那麼我們給他什麼刑罰呢？火河（Pyriphlegon）的洗澡麼？或者還是三頭犬（Kerberos）的慈悲呢？

犬 不，不。請恕我，——我有一個新的計較；正與他相宜的一種辦法。

拉 什麼呢？你提示我，我很感激。

犬 我猜想，平常亡魂都要喝一口忘川的水罷？

拉 正是。

犬 讓他是一個特別的例外。

拉 這是什麼意思呢？

犬 他的世間的榮華與權力永遠在他的心上，他的手指永遠忙着數那幸福的項目；——這是一種重罰哩！

拉 真的。就把這個作為那霸王的判決。把他帶着鏢鏹放在丹泰洛思 (Tantalos, 宙斯子，被罰入地獄中，) 的旁邊，

——永遠不忘記世間的事情。

路吉亞諾思 (Lukianos) 本敘利亞人，生於二世紀時，在希臘羅馬講學，用希臘語作諷刺文甚多。此篇本名上岸 (Kataplos)，用問答體；他的這種對話 (Dialogoi) 用了散文的哲學問答的體裁，寫出古喜劇的精神，開創新體，為後世所宗。所作各對話中，有娼女問答三篇，曾由我譯出登在晨報附刊上。一九二二年九月二日記。

上文所云三篇娼女問答現收錄在陀螺裏邊。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附記。

愛
昆
蟲
的
小
孩

法
國
法
布
耳
原
作

現在人們把一切的事都歸到遺傳上去，便是說人和獸類都從他們祖先承受到各種特別的本領，而祖先又經過許多代纔把這些本領逐漸養成。這個學說我不很贊同。現在我要把自己的故事告訴你們，表明我的愛昆蟲的性情並不是從那一個祖先承受來的。

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毫不留心什麼昆蟲。我不曾見著外祖父，但我知道他過了一世困苦的生活，我相信他倘若遇見一個蟲，他所做的事只是用腳把他踏死。外祖母是字也不

認得的，當然更不問什麼科學或昆蟲了。有時候她在桶裏洗菜，倘若發見一條青蟲在萑苣葉上，她就要駭了一跳，把這可憎的東西拋掉。

祖父母呢，我是很知道的。我從五六歲的時候起便跟著他們過日子，因為我的父母太貧窮，顧不到我的身上。祖母遠在鄉間，住在一個精窮的田莊裏。他們不認識字，生平不曾翻開過一本書。祖父知道許多關於牛羊的事，但此外更不知道什麼東西。他如前知他的家族裏的一個人將來會消費他的光陰去研究那些無聊的蟲子，他不知將怎樣的驚愕。倘若他猜得出那個瘋子便是坐在他的桌旁的我，我怕要在蠶子

上受到一大拍。他將吹喝道，「怎麼，浪費了光陰去幹那樣胡鬧的事麼！」

我的祖母要洗衣服，管理小孩，預備飯菜，紡紗，養小鷄，做乳皮乳清黃油醃菜等，太忙碌了，沒有工夫再去想別的事情。有時候在晚上我們圍了爐火坐著，她常給我們講那住在野上的狼的故事。我極想去一見那個狼，使我們心驚肉顫的故事的主人公，但我終於不會去。親愛的祖母，我蒙你不少的恩惠；這是在你的膝兜上，我得到初次煩惱的慰藉。你傳給我好些你的身體的壯健，好些耐勞的性質；但是你的確不會給我那愛昆蟲的性情。

我的父母也都不曾給我這個。母親是全然不識字的，父親幼時進過學校，略略知道讀書寫字，但是謀生太忙了，更顧不到別的事情。他看見我在軟木塞上釘住一個昆蟲的時候，頭上重重的鑿上一二下，那便是我所得到的所有的獎勵了。

但是我開始觀察，開始研究萬物，在我還是嬰孩的時候。我的這個傾向的最初的記憶，說起來頗有趣味。五六歲的時候，有一天，我站在田莊前面的原野上，穿著一個汗染的粗呢衫，披拂到我裸露的腳跟；我又記得那手巾用一條繩掛在我的腰間，——一塊手巾，我慚愧的說，時常遺失，用

了我的袖底替代。

我的臉向著太陽。熾赫的光輝使我眩惑了。便是飛蛾也沒有這樣的爲燈光所誘引罷。我站在那里，對自己發問。我用了什麼去享受這光輝，用我的嘴還是用我的眼睛呢？讀者，請不要笑：這乃是真的科學的好奇心。我大張著嘴，閉了眼睛：那光輝不見了。我張開眼睛，閉了嘴：那光輝再現出來了。我重試一次，得著同一的結果。這問題是解決了；我從歸納法上得來，我是用眼睛看見太陽了。啊，怎樣的一個大發見呵！當天晚上我把這件事告訴家裏的人知道。祖母很親愛的微笑我的淳樸，別人聽了都哄笑起來了。

這是第二次的發見。黃昏時候，在鄰近的叢莽裏，有一種聲音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暮色沈寂之中很柔和微弱的響着。什麼東西在那里作聲呢？是一隻小鳥在窠裏叫著麼？須得去考察出來，而且非趕緊去看不可。他們告訴我，那里有一隻狼，在這時候從樹林裏出來。但還是去看一下罷，只是不要走得太遠就好了；且到那里，在那陰暗的樹叢的後面。

我站著守候了好久，終於無效。只要我在叢莽中一動，輕輕的發出聲響，那叫聲就止住了。第二天我又來試聽，第三天也是如此。這一回，我的固執的守候成了功了。一把抓下去，我捉住了那歌人。那並不是鳥；他是一種蚱蜢，遊戲

的同伴教過我，他的後腿是很好喫的：這是報酬我長久守候的一件微薄的獎品。這件事情裏最好的部分卻並不是那有蝦味的大腿，但是我剛纔學到的知識。因了親身經驗，現在我知道蚱蜢會歌唱了。我沒有發表我的新發見，因為怕那對於我的太陽故事同樣的哄笑。

啊，在屋外鄰近的田裏是怎樣美麗的花呵！他們似乎用了大而藍紫的眼睛對著我微笑。隨後，我看見開過花的地方都是一球球的大紅櫻桃。我摘來嘗喫。他們不很好喫，而且又沒有核。這些櫻桃是什麼呢？到了夏末，祖父拏了鐵鏟出來，把那田都掘過來了。從地底下出了一種圓根，整筐整袋

的裝。我認得那種根；在家裏很多，我時常拏來在泥炭爐裏煨煮，那便是馬鈴薯。他的藍紫的花和紅的果實，便從此永遠的安排在我的記憶上了。

帶著對於動物植物永久注意的眼，那未來的觀察者，六歲的小猴兒，全是意外的獨自在那里實習。他跑到花里去，跑到昆蟲里去，正如大白胡蝶之就甘藍，紅胡蝶之就薊花。他觀看而且研究，爲一種好奇心所牽引，其祕密爲遺傳所不知道的。

過了幾時，我回到村裏，到父親的家裏去了。我現在是七歲，正是進學校去的時候。事情再好也沒有的，因爲教師

就是我的教父。我把那初學字母的那間屋子叫做什麼纔好呢？這很難找到一個適切的字，因為這屋是供一切之用的。這是一個學校，也是一間廚房，臥房，餐室，而且有時又是雞埕和豬圈。宏大的學校在那時是未曾夢想到；無論什麼小房子便都覺得儘夠好了。

一個寬闊的梯子通到樓上去。梯子底下圍著板壁，放著一張大牀。樓上是什麼地方呢？我全然不知道。我只看見教師有時拏下一抱乾草來餵驢子，有時拏下一籃馬鈴薯來，主婦就倒在給小豬煮食料的那個鍋裏。這大約是一種頂闊，存放人畜的糧食的堆房罷。這兩間屋便是全家裏所有的房間

了。

且回過來說那樓下的教室，一個窗門向著南方，是屋內唯一的窗，低而且狹，你可以用你的頭和兩肩同時觸著這窗門的框緣。這個向陽的窗口是全家裏唯一明亮的地方：從這里可以俯視沿著山谷斜坡散置著的村莊的大部分。在窗下便是教師的一張小桌子。

對面的牆上是一個龕，放著一個滿盛著水的燦亮的紫銅水桶。口乾的小孩們可以用了攪在近旁的一隻杯子，隨意的喝水解渴。龕的上邊是幾層格子，明晃晃的都是錫盤，碟子和杯蓋，只在有大事情的時候纔擎下他們的寶座來。

凡是光線照著的地方，差不多到處牆上都貼著粗糙地著色的圖畫。靠著對面的牆是一個大火爐，中間是爐竈，但左右兩旁有兩個半身高的壁厨，半木半石。厨裏是臥床，鋪著滿裝穀亮的厚墊褥。兩塊抽板當作窗門，倘若願意安靜的睡，便可以關閉起來。這兩張床是家中寵兒所用的，便是那兩個寄宿生。他們晚上一定睡的很是舒服，關上了牀門，外邊北風在暗黑的谷口吼叫，吹得雪片亂滾。其餘的地方都被爐竈及其附屬物所佔據，如那些三足凳，掛在牆上乾燥的鹽盒，須用兩雙手拏的重鐵錘，還有那火筒，正如我在祖父家裡鼓著兩頰吹過的一樣。這是一枝大松樹做的，中間用

了燒紅的鐵條打通一個孔；人家就從這個孔裏吹出氣去。爐外邊用兩塊石頭當作柴架，先生的一捆柴和我們各自的木材都在那里燃燒閃動，——我們各人倘若想分享烘火的權利，照例每天早晨須得帶一根木材來。

然而這火並不是專為我們而生的，第一件却是為的要去燒那三個一排的罐，其中煨著小豬的食料，馬鈴薯與米糠的雜拌。這是所以生那柴火的目的，雖然我們各出一根木材。兩個寄宿生，坐在矮凳上，在最好的地位，我們其餘的都蹲著坐在自己的脚跟上面，環繞著滿到鍋邊而且哺哺的響，噴出一陣陣的熱汽的大罐，成爲一個半圓形。我們裏邊膽大的

人，趁先生沒有看著的時候，拏小刀戳起一個煮熟的馬鈴薯，放在自己的一片麪包上；我要老實說，倘若我們在學校裏沒有學到什麼功課，至少是喫的很多的。這是一個老例，在我們寫字或習算的時候，一面總在那里剝幾顆壳果，咬一片麵包皮的。

我們較小的孩子們，在這喫而且學的幸福之外，時常還有別的兩種愉快，都是同剝壳果一樣的好。後門通到一個院子裏，那里有母鷄帶著她的一窩小雞搔爬覓食，又有一打的小豬在他們的石槽裏打滾。這扇門有時開放，容許一個人出去，這一種的特權我們時常濫用的，因為我們狡猾的同學特

地注意當回來時不把門關上。於是那些小豬就陸續的都跑進來，聞見了那燙著的馬鈴薯的香味。我的板凳，最幼小的兒童們所坐的，靠著牆，在那銅水桶底下，正當著小豬的路。他們進來且跑且叫，捲著他們的小尾巴；他們擦著我們的腿；他們把紅的鼻子塞到我們手裏來，找尋麵包皮的碎片；他們用了精明的小眼睛看我們，問我袋裏有沒有一個乾栗子給他們喫。他們這邊那邊的走過了一個圈子，先生的手巾很和善的一揮，於是他們又回到院子裏去了。

其次，是母雞帶了她的穿天鵝絨的小雞們來訪問我們。我們都很熱心的研碎麵包給那些美麗的小客人們。大家互相

競爭著把他們叫到旁邊去，用手指撫摩他們柔軟蒙茸的背脊。

在這樣的一個學校裏，我們能够學得什麼呢。各個幼少的學生手裏都有——或者總算都有一本一個銅元的小書，是一幅字母，印在灰色紙的上面。在書面上，起頭是一隻鴿子，或是差不多的東西。其次是一個十字架，隨後排著字母。倘若這小書是有點用處的，先生應當講些什麼給我們聽。但是他老人家太用心於年長的學生了，沒有這些功夫。他把書給我們，不過使我們像個學生模樣罷了。我們只好坐在板凳上去研究，借了近鄰的幫助去讀他，倘若這鄰人

知道一兩個字母。我們的學習終於毫無結果，因為時常紛擾，去探望罐裏的馬鈴薯，和同伴相爭計較石彈，或遇見小豬的叫喚闖入與小雞的到來。

年長的學生常常寫字。他們有特別的便利，從狹窗進到屋裏的一點光明，唯一的大桌與周圍的坐位。學校毫不供給東西，連一滴墨水也沒有，各人須帶了全副文具來上學。那時所用的墨水瓶是一個長的紙板盒，分作兩層。上層放筆，係火雞或鵝毛管用刀削尖，下層一個窪裏盛著用煙煤和醋所做成的墨水。

先生的重要事業是修筆，其次是在空白書葉上頭寫一行

筆，畫字母或單字，應了學生的程度而定。寫完之後，大家可以注目看那裝飾寫字本的美術品了：先生的手靠在小指上面，預備下筆；看他的腕關節怎樣的波動呵！突然的那手動了，飛了，舞了；看呵！在那一行字的底下，顯出一串圓圈螺旋和曲折；畫成一隻張翼的鳥，全用紅墨水，只有這一種墨水纔與這樣的筆可以相配。我們大大小小的人站在這個神異的前面，都出了神了。

在我的學校裏讀些什麼？至多是法文的幾節聖書紀事的選讀罷了。拉丁文還要常讀些，教我們能够正當的唱晚禱歌。

歷史地理麼？沒有人曾經聽見過這些東西。這地是圓的還是方的，於我們有什麼關係！怎無論樣，使地面產生一點東西反正是一樣的困難。

文法呢？先生不很想到這個，我們更不想。還有算學呢？是的，我們做過一點，但不是這個高深的名字。我們叫他做「得數」。禮拜六的傍晚，有一回得數大會，結束這一禮拜的功課。領班的學生們站起來，高聲背誦九九表，凡十二遍。這個朗誦既了，全班學生連幼小的在內，同聲合唱，造成一種狂叫，倘若那時小雞和小豬正在屋裏也就嚇的跑了出去。

總而言之，我們的先生是一個很好的人，他本來能夠把學校辦的很好，倘若他不是缺少一件東西：這就是時間。他代管一個不在本處的地主的產業。他保管一所舊莊院，有四個塔樓，却早已變了許多的野鴿子窩了；他指揮那些收穫乾草核桃蘋果雀麥的事情。在夏天，我們時常去幫他的忙。那時候的功課便比較的不很無聊了。大抵所教的，都是乾草或稻草的事；有許多時候，上課時間都用在收拾鴿棚，或者踏死那在雨天裏從園中黃楊木籬笆間巢穴裏跑出來的蝸牛。

我們的先生是理髮匠。用了他的輕妙的右手，那樣巧妙的畫出捲尾鳥來裝飾我們寫字本的手，他給本地名人剃面，

如村長，牧師，律師等。我們的先生又是撞鐘手。人家有婚事或洗禮，便把功課中止；他須得去撞一番鐘。一陣風暴也給我們一天假；那口大鐘必須去撞，以避雷雹。我們的先生又是教會的歌咏隊。我們的先生又管理村裏大時辰鐘的事務。這是他最自負的職務了。向著太陽望一望，約畧知道是什麼時候，他便爬上塔頂去，打開一個大木籠，鑽進輪機混雜的裏面，這些祕密只有他一人知道。

這樣的學校，這樣的教師與模範，將使我尙未發達的自然的趣味變成怎樣呢？在那些環境裏，似乎只能滅亡，永遠壓住了。然而不然，這胚種終有生命；他在我的血脈裏活

動，永不離去。他到處尋得食料，下至我那一個銅元的字母書的書面上；上邊很粗率的畫著一個鴿子，我研究他却比那些字母還要熱心。他的圓眼，帶著細點的一圈，似乎對我微笑。他的翅膀——上面的羽毛我都已一一數過——告訴我美麗的雲間的高飛；他帶了我到山毛櫸的林裏，高舉著滑澤的樹幹，下鋪苔毯，間生樹菌，好像游行的母鷄所生的鷄蛋；他又帶了我到戴雪的山峯，在那里羣鳥遺留下他們紅腳的星一般的痕跡。他是一個好人，我的鴿朋友；他慰藉我，消遣那隱藏在書面底下的憂苦。感謝他的惠顧，我纔能安靜的坐在我的矮凳上，等候放學。

戶外的功課，別有許多佳趣，先生帶領我們去弄死黃楊木叢裏的蝸牛的時候，我並不一定照行。我搜集了一握蝸牛，將要踏下去的時候，我的腳有時遲疑了。他們是如此美麗！試想，那裏有黃的與紅的，有白的與棕色的，都帶著暗黑的盤旋的斑紋。我取最美的裝滿了各個衣袋，以便閒暇時再去賞玩他們。

在先生的田裏製乾草的幾天裏，我與青蛙相結識了。把他剝去皮，插在劈開的樹枝的尖端上，可以當作餌去引誘小蟹走出河邊的洞穴來。我在赤楊樹上捕到呵布利亞，那種使青天失色的美麗的美甲蟲。我採摘睡水仙，用了舌尖試取他藏

在花冠底裏的蜜露。我又試出，這蜜喫的太多要發頭痛，但這個缺點不妨害我欣賞這鮮艷的，在漏斗的頸間帶著狹的紅頰的白花。

我們去打核桃的時候，那荒蕪的草地給我許多蚱蜢，有的張開翼來成爲一把藍扇，有的成爲紅扇。鄉間的學校，因此即使是在深冬，也把食料不斷的供給我對於一切的好奇心。我的愛好動物植物的心情便自然的發達起來了。

所不進步的是我認字的本領，因爲愛那鴿子所以把這方面荒疏了。我還是那樣的程度，全然弄不清那一套字母，這時候我的父親忽然的感觸到，從鎮裏給我買了一本書來，這

纔是我的讀書路途上的出發點。這是一冊大的印本，價約六分，圖都著色，而且分部，各種的動物用了他們名稱的第一個字，教人認識字母。我從神聖的動物起首，驢子名叫 Ane，第一個字大寫，教我 A 這一個字。牛 (Boeuf) 教 B 字，鴨 (Canard) 教 C 字，火雞 (Dindon) 教 D 字。其餘就這樣下去。有幾部的確不很清楚。我對於想叫我說 H，K 和 X 三個字的河馬 (Hippopotamus) 叫喚鳥 (Kamichi) 與羣牛 (Zebu) 都沒有什麼好感情。但是不要緊；在困難的時候父親便來幫助我；我進步很快，所以不到幾天我能够回過去切實的讀那本以前不能了解的小鴿子書了。我已經知道訣竅；我知道怎樣的拼音

了。我的父母都很驚異。到了現在我能夠說明這個意外的進步的緣由了。那些會說話的圖畫介紹我到動物朋友中間去，與我的趣味正相和合。我應感謝動物們教我讀書。以後永遠便是動物！

第二次好運又惠顧我了。因為我學會讀法，父親給我一本拉芳登的寓言，是普通廉價板，擠滿圖畫，很小而且極不正確，但仍是有趣。這裡是烏鴉，狐狸，狼，喜鵲，青蛙，兔，驢子，狗，貓，都是我的熟識的伴侶。這本華麗的書和那些畫著動物行走談話的略圖，非常的中意。至於理解書裏所說的話，那是別的一件事情！這不要緊！你只把拼音念出

來，現在雖然他還不對你說話，過幾時便會同你談起天來，
拉芳登將永爲你的朋友了。

現在講到我已十歲，在治代學校的時代了。我在學校裏
名望頗好，因爲我善於作文和翻譯。在那古典文化的空氣
裏，常聽到關於亞爾巴王布洛凱思和他的兩個兒子奴米安耳
與亞木留斯的故事。我們聽說那強靱的人古諾吉洛思，戰爭
中失了兩手，還能用牙齒拖住一隻波斯的兵船；還有那斐尼
基人凱特摩思，把龍牙像蠶豆一般的播種下去，隨後收穫了
一羣甲士，從地裏出來便互相攻殺。那一個殺賸的遺民其身
體堅韌如皮革，大約是後邊的大牙的子孫了。（註一）

(註一) 此節所說皆希臘羅馬的神話傳說。

倘若他們對我講月亮裏的人的故事，我也未必更出驚了罷。我却用了我的動物把他補償過來了。我一面感服凱特摩思與古諾吉洛思，每逢禮拜四和禮拜日大抵一定跑到田野上去看牛脣草，和黃水仙曾否開花，或紅雀是否在杜松叢中孵化了，或栗壳蟲曾否從風搖的白楊樹上落下。

我漸漸的讀到威吉爾，見到詩中美列波思，科呂頓，美那凱思，達摩太思等人物，很令我感動。(註二) 在這些景色活動著的畫面裏，有許多關於蜜蜂，蟬，鷓鴣，烏鴉，山羊，金雀枝等的精細的描寫。這些田野的故事，照著響亮的

原詩朗誦起來，真是一種快樂；這個拉丁詩人於是在我的古典的回憶上留下了一個永久的印象。

(註二) 以上皆威吉爾 (Virgil) 牧歌中人名。

隨後突然的與我的功課告別，與帖都路思和美那凱思告別了。惡運毫無慈悲的掩襲我們，飢餓迫脅家裏的人了。現在你可信託上帝；各處奔走，去盡力的賺得你的一片馬鈴薯罷。人生將要成爲可怕的地獄。讓我們快快的走過去罷。

在這悲哀的時期，我的愛昆蟲的心應該消滅了。却並不然。我還記得怎樣的初次遇見的一個松樹上的栗壳蟲。他的觸角上的羽毛，深褐色背上白點的美麗的圖樣，是那時陰暗

的患難生活中的一線陽光了。

把長的故事縮短了說：幸運——他是決不捨棄勇敢的人的——終於介紹我到伏克呂斯初級師範學校去，在那里我的食料是不愁缺乏的了，如那些乾栗子和大黎豆。校長是一個意見寬大的人，不久就很信用這新的助教。他完全任我自由行動，只要我能勝任課程，在那時候這也是不很高深的。我比同學諸生的程度畧高一點。我利用這個機會，整理我的關於動植物的籠統的知識，使略有秩序。大家正在互校默寫的答案的時候，我常在書桌抽斗底裏檢查夾竹桃的子，金魚藻的子囊，胡蜂的刺和甲蟲的翅匣。

我從這樣偶然而且秘密地拾到的博物學裏嘗到了一點滋味，所以我出學校時比以前更深的愛那昆蟲與花了。然而我還只能把他攔起。自然史這項功課不能給我找到位置。那時的校長都看不起他；拉丁希臘文與算學是必修的科目。

於是我竭力的去研究高等數學；這是一個苦圖，倘若世上曾經有過；沒有教師，整幾天的和奧妙的問題對抗。其次我照樣的研究自然科學，憑藉了一個不可能的實驗室，便是我自己兩手的工作。我非本意的做下去；我把我的博物學書都藏在箱子的底裏。

末了，我被派到亞札西阿學校去教物理和化學。這一

回，誘惑可是太大，我叫抵當不住了。海和他一切的神異，海岸滿鋪著美麗的貝壳，桃金娘，楊梅和其他的樹：這華美的自然之樂園比幾何三角更要動人。我降服了。我把我的閑工夫分作兩份。大部分用在數學上，我想藉此在世上謀點出路；其餘的一部分，非常躊躇的，應用於采植物，以及尋找海裏的寶物。

我們永不會知道將來我們情形是怎樣。我少年時費過這許多工夫的數學，於我幾乎沒有什麼好處；當初竭力想避開的動物却是我老年的慰藉。

我在亞札西阿遇見兩個有名的科學家：勒建，是一個知

名的植物學者；摩更丹頓，是教我自然史的第一課的人。他寓在我的家裏，因為旅店住滿了。他臨行的前一天對我說，「你於貝壳很有興味。這是好的，但還不夠。你必須看到動物的內面去。我將告訴你應該怎樣的做。」

他從女紅籃裏拿起一把剪刀和兩根針，在滿盛清水的湯盤上解剖蝸牛給我看。他逐漸說明併且畫出攤在我們眼前的各種器官。這是我一生曾經受到的，唯一的而且永遠不能忘記的，關於自然史的功課。

現在應當把這篇講我自己的故事結束起來了。從這一篇裏可以看出從很小的時候我就很愛好自然的事物。我又有觀

察的才能。爲什麼緣故，又是怎樣起來的呢？我不知道。

我們人與動物都有些特別才能。有個小孩喜歡音樂，別一個時常用泥土塑出東西來，又一個長於計算。在昆蟲也是這樣。一種蜂能夠切葉，別一種建築泥房，蜘蛛知道織網。這些才能因爲存在所以是存在，人們所能說的只是這一句話罷了。在人類裏，我們稱這特別的才能曰天才。在昆蟲裏，我們稱他作本能。本能即是動物的天才。

今天是法國「科學之詩人」法布耳 (Jean Henri Fabre

1823-1914) 的誕生百年紀念。他的世界聞名的著作是一

部十一卷的昆蟲記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以及給兒童看的許多科學故事書。他的大著中所講的是昆蟲的生活，但我們讀了却覺得比看那些平凡的小說戲劇更有趣味，更有意義。他不去做解剖和分類的工夫，——普通的昆蟲學裏已經說的夠了，——却用了觀察與試驗的方法，實地的紀錄昆蟲的生活現象，本能和習性之不可思議的神妙與愚蒙。我們看了小說戲劇中所描寫的同類之運命，受到深切的銘感，現在見了昆蟲界的這些悲喜劇，彷彿是聽說遠親——的確是很遠的遠親——的消息，正是一樣迫切的動心，令人想起種種事情來。他的

敘述又特別有文藝的趣味，更便他不愧有昆蟲的史詩之稱。戲劇家羅斯丹 (Rostand) 批評他說，「這個大科學家像哲學者一般的想，美術家一般的看，文學家一般的感受而且抒寫，」實在可以說是最確切的評語。

法布耳的少年生活，在這一篇愛昆蟲的小孩中說得很清楚，他的學業完全是獨學得來的。他在鄉間學校裏當理化隨後是博物的教師，過了一世貧困的生活。他的特別的研究後來使他得了大名，但在本地不特沒有好處，反而造成許多不愉快的事情。同僚因為他的博物講義太有趣味，都嫉妬他，叫他譯名做「蒼蠅」，又運動

他的房東兩個老處女，說他的講義裏含有些非宗教的分
子，把他趕出屋去。許多學者又非難他的著作太是淺顯
了，缺少科學的價值。法布耳在荒地（La Harinas）一篇
論文裏說，「別人非難我的文體，以爲沒有教室裏的那
種莊嚴——不，還不如說是枯燥。他們恐怕一葉書讀了
不疲倦的，其中未必含著真理。據他們說，我們的說話
要晦澀，這纔算是思想深奧。你們都來，你們帶刺者，
你們蓄翼著甲者，都來幫助我，替我作見證。告訴他
們，我對於你們的密切的交情，觀察的忍耐與紀錄的仔
細。你們的證據是一致的；是的，我的書冊，雖然不會

滿裝著空虛的方式與淵博的胡謔，却是觀察得來的事實之精確的敘述，一點不多，也一點不少；凡想去考查你們事情的人，都能得到同一的答案。」他又直接的對著反對他的人們說，「倘若我爲了學者，哲學家，將來想去解決本能這個難問題的人而著述，我也爲了——而且特別爲了少年而著述；我想使他們愛那自然史，就是你們使得他們如此厭惡的這一種學問。因此，我一面仍舊嚴密的守著真實，却不用你們的那科學的散文來寫，因爲那種文章有時似乎是從伊羅瓜族（註三）的方言借用來的！」我們固然不能非薄純學術的文體，但讀了他的

詩與科學兩相調和的文章，自然不得不更表敬愛之意
了。

(註三)伊羅瓜 (Iroquois) 是北美土人的一族。

愛昆蟲的小孩現在據英國麥安思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s) 譯本重譯。所記幼年時事，約在九十年前，
略可窺見當時法國鄉村小學的情狀，頗多趣味。上邊的
說明，多以我的隨筆綠洲中第二章爲本。一九二三年六

月二十五日記。

育嬰芻議

英國斯威夫德作

原名「免使愛爾蘭窮人的兒女爲其父母及國家之累更使其有益於社會的一個平實的條陳。一七二九年。」

在這個大都會裏走過，或在鄉間旅行的人，每見街上路上以及小屋門口滿是女乞丐，後邊跟着三四以至五六個小孩，都穿着破衣，向着行人要求布施，這實在是一個可悲的景象。那些母親們不能夠去作工過她們正當的生活，只得把工夫都用在奔走求乞上，養活她們的弱小的嬰孩；至於他們呢，長大起來的時候，不是因為沒有工作而變成竊盜，便離開親愛的故鄉，往西班牙去替僭王當兵，或賣身到長鬚島去。

（按島爲西印度羣島之一。）

我想這個意見總是各派一致的，在那母親們——有時還在父親們——的懷抱中，背上以及腳跟後的這許多的小孩，在本國現在可悲的境況之下，實在是一個外加的很大的患難；所以倘若有人能夠找出一個切實，不費錢，容易辦的辦法，使那些小孩得成爲國家的健全有用的分子，他可以算是有大功於社會，大家該當建立銅像，紀念這民族的恩人。

但是我的意思，並不限定單爲那些專門乞丐的小孩們設法；這個範圍要更大一點，包括某歲以內的全體小孩，其父母沒有財力去養育他們，如在街上乞求的一樣的。

關於這個重要問題，我曾經想過好幾年，又仔細研究別

人的許多計畫：總覺得他們的計算上有極大的謬誤。的確，一個初生的小孩用了他母親的乳汁可以養育一週年，不要什麼別的食品：至多，這也不出兩先令（按約銀一元）的價值，這個數目他的母親因了他乞丐的法定職業也一定可以得到的。我所提議的正是給那些一週歲以上的設法，使他們不但免於爲父母或教區之累，或終身缺乏衣食，而且反能以食，一部分併且以衣，供給數千人之用。

我的計畫裏還有一個大的利益，便是可以防止那些故意的墮胎，那些女人弄死私生兒的惡習，——可惜，這在社會上太是常見！——我猜想，這並不專爲遮羞，多半是爲省費

起見，把可憐的無辜的小兒做了犧牲；這種行爲，就是在最野蠻不仁的人聽了，也要引動他的哀憐與眼淚的了。

本國人口總數平常算作一百五十萬，在這裏邊我計算有二十萬對夫婦是生殖的；其中減去三萬對，能夠養育自己的子女，（雖然我怕在國內現在困窮的情狀之下，未必有這許多；）假定這是對的了，還餘下十七萬對的生殖者。我又減去五萬，抵算流產的，以及小孩在一年內因事變或疾病而死的那些女人。那麼，只剩下貧窮父母每年所生的十二萬個小孩了。現在的問題是，這一班小孩怎樣的養育供給？如我所說，在現在情狀之下，向來所提議的辦法都是斷難實行的。

因爲我們既不能僱他們做手工，又不能用他們種田，我們既不起屋（我指那鄉間），又不墾地。他們又很難靠竊盜維持生活，在六歲以前，除了在幾處地方他們性質特別相近；雖然我承認在更幼小的時候他們也學到初步，但那時實在還只能當作「學習員」罷了。我會遇見凱凡（按據說是愛爾蘭的最窮苦的地方）的一個大紳士，告訴我，即使在本國以熟練此項技藝著名的地方，他所知道的案件裏，六歲以下的也
不出一二件以上。

我聽商人們說，十二歲以下的男女孩不是可以行銷的貨色；即使到了年紀，他們的行市也不出三鎊，至多到三鎊加

半克郎；（按一鎊約值銀十元，克郎值二元半，）這一點錢對於父母或國家都沒有什麼用處，因為那食料和破衣的費用至少要這個四倍之數。

我現在將陳述卑見，我希望其中沒有什麼可以指摘的地方。

據在倫敦的一個解事的美國朋友說，一個好好喂養的壯健的週歲小兒是最好吃，滋補而且有益的食物，無論是燉，烤，烙或煮了吃；我相信這又可以做炸丸子或小炒肉吃。

我因此提出這個卑見，供公眾的採擇，便是在已經計算過的十二萬個小兒中間，提起二萬留種，其中男性只須四分

之一，這實在比我們留養雄綿羊菜牛和豬已經多了；我的理由是，這些小孩大都不是婚姻——這在我們的野蠻人們是不大看重的——的結果，所以一個雄配四個雌就儘够了。所餘十萬個的小兒，養到週歲，可以賣給全國內的富貴人家，只須叫母親們在末一個月裏多給小兒乳吃，務使肥胖，好供筵席之用。在朋友會集上，一個小兒可以做兩樣菜；倘若家庭便飯，那麼一塊前腿或後腿便可辦一樣適中的菜，或者用椒鹽擦過，到第四天煮了吃，在冬天更好。

我曾平均計算，初生小兒重十二磅，一年內如適當的養育，可以增到二十八磅。

我承認這種食品價值極貴，所以賣給田主們很是適宜，因為他們平常已經吃了許多父母，似乎也該有特權吃那些子女了。

嬰孩的肉通年都是上市的，但三月前後特別的多；有一個法國著名的醫學者告訴我們說，因為魚是種子的食品，在加特力教諸國，四旬齋後九個月的時候，小兒出產比別的季节更多；所以計算四旬齋後一年，市上的貨色將特別充足，因為在本國內天主教派小兒數目至少係三與一之比；因此這個辦法又有附屬的一種利益，即可以減少我們中間天主教派的人數。

我曾經算過養育一個乞丐的小兒的費用，（所有小戶人家，工人，和五分之四的農夫，我均照此計算，）計每年約二先令，連破布在內。我相信紳士們當不吝付十個先令買一具肥壯的小兒的尸首，這我已說過，在他請一個朋友或和家裏的人便餐的時候，可以做四盤上好的滋補的菜。如此則紳士也像是大地主的模樣，很得佃戶們的尊重；母親也可得八先令的淨利，可以去輕身工作，到她產生第二的小兒。

那些更爲儉省的人，（我應得說明，這正如時勢所迫，不得不然，）可以把尸首剝了皮；皮鞣了之後，正好做貴婦人們的精美的手套和風雅紳士們的涼鞋。

在我們的達布林城裏，屠宰場應該特地指定，在最適當的地方，屠戶呢，我相信也不會缺乏；雖然我勸大家還不如買活的小兒去，隨後現宰現做，像我們烤豬的那樣辦法。

有一個名流，真的愛國者，他的道德我是非常尊敬的，近來談到這個問題，對於我的計畫想加以修正。他說，本國的許多紳士，近來把他們的鹿都殺盡了，所以他想在鹿肉的缺乏大可以用十四歲以下十二歲以上的青年男女的肉來做替代；因為現在各處有這許多男女，沒有作工服役的地方，正將受餓：這可以由他們的父母適宜處置，沒有父母的由近親作主。但是，我對於這樣的一個好友和真心的愛國者雖然

表示相當的敬服，却不能全然和他同意：因為關於那些男子，據我的美國朋友告訴我，從經驗上說來，他們的肉大抵韌而且瘦，因了連續的操作，正同我們的小學生的肉一樣，而且口味也不好；要養肥來又不合算。至於女子，鄙見以為吃了却是社會的損失，因為她們不久便將成爲生殖者了：而且，未必沒有拘謹的人們要批難（雖然其實不很公平）這種辦法，以爲近於殘酷；老實說，對於一切計畫，殘酷也是我所最反對的一件事，無論原來的用意怎樣的好。

但是要替我那朋友辯明一聲，他也說這個方法是從那有名的沙瑪那札得來的；那人原是台灣島的土人，二十年前來

到倫敦，有一天同我的朋友談天，他說在他的本國裏如有少年人處了死刑，劊子手便把尸首拿去賣給上等社會，當作最上美味。在他當時有一個十五歲的少女謀毒死皇帝，被釘十字架，她的肥胖的身體從架上一方一方的切下來賣給皇上的首相和宮中的大員們，一總賣了四百克郎。我確也承認，在這都會裏的有許多肥胖的青年女子，自己沒有一文資產，却非轎子不能在外邊行動，身上穿著自己決不付價的外國裝飾品在戲館和會場上出現，倘若把她們也照樣的利用了，於國家不見得有什麼損失。

有些精神頹唐的人非常關心那許多年老，生病或是殘廢

的窮人；我常被要求想出什麼方法可以免除國家的這樣一個煩累。但我對於這事毫不覺得爲難，因爲大家都知道，他們因了飢餓寒冷，污穢蟲豸，一天一天的死下去，爛下去，正如我們所能期待的那樣快。至於青年的工人，他們現今也在差不多同樣有希望的景況之中：他們得不到工作，因缺乏養料逐漸瘦弱，即使有時偶然被僱去作工，他們也沒有力氣去作；因此國家和他們自己都很幸福的得救，可免於將來的災難了。

我已經拉扯得太多了，現在再說本文。我想，這個計畫的利益還是明白，很多，而且極其重大。

第一，如我前面所說，這個辦法可以大減天主教徒的人數。在我們中間他們是逐年增加，因為他們是國內的主要的生殖者，而且又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他們留在國內，預備把這國土送給僭王，想利用那許多好的新教徒不願在家違反了良心拿出稅金給副牧師，寧可離開祖國出外去的機會。

第二，那更苦的佃戶們因此可以私有一點值錢的東西，依法律上可以沒收，足供繳納田主的租金的一部分，因為他們的米穀和牛早已被拿去，錢更是他們所不曾見過的东西。

第三，十萬個兩歲以上的小兒的養育費，約計每個每年不能在十先令以下，因此國家的財產當每年增加五萬鎊，此

外有國內知味的紳士們食桌的那樣新菜上的所得利益不算在內。這筆錢使在我們中間周轉，因為那貨色全是我們的國產國製。

第四，常年的生殖者在賣去他們的小孩每年可得八先令的利益外，可以免除第二年以後的養育費。

第五，這種食品又可以招徠酒館的生意。酒館老板當然很能留心去蒐求調烹的最上方法，因此招引那些以講究吃好食自誇的風雅紳士們上他的館子去；一個知道怎樣侍候顧客的廚子，也會想法把這菜做的闊氣，應了他們的意思。

第六，這個辦法大可以增加結婚，所有明白的國家都正

在注意此事，或用恩惠獎勵，或用法律及刑罰強迫。這又足以增進母親們對於小兒的養護與親愛，那時他們知道社會上規定有一種辦法結算他們的小兒與每年的利益或費用。我們將見主婦們中間會起一種誠實的競爭，試看誰能養出最肥的小兒送上市去。男人將愛護他們的妻，在懷妊的時候，正如現在他們那樣的愛護懷著胎的母馬母牛和母猪一般；而且他們也不會再踢她們，（這本來是很普通的舉動，）怕得她們流產。

以外還可以舉出許多利益，如在裝桶牛肉輸出上可以增加幾千頭的牛，豬肉之推銷與製造火腿之改良皆是。近來因

了豬的死亡，我們席上火腿非常缺乏；但是這在風味和形式上總遠比不上一個長足肥壯的週歲小兒，倘若整個的燒烤，拿來放在府尹的筵席或是別的公衆的宴會上，實在是一件出色的東西。但是這些，我因為力求簡要，都省略了。

假定本城內有一萬戶是嬰兒肉的老主顧，其他在宴饗尤其是結婚洗禮時臨時采用的在外，預計達布林一地可以每年銷售二萬具的尸首；其餘的八萬具則行銷於國內各地。（在那里或者要賤賣一點。）

我想不出什麼話可以反對我的這個計畫，除非是說本國的人口數將因此大為減少。這個我毫不躊躇的承認，而且這

的確是我提議此案於公衆之前的一個主要目的。我要請讀者注意，我草這個救國策是專爲這愛爾蘭的特別一國，並不是爲曾經在世，或正在，或將來會有的別個國家計而提出的，所以請大家不要再對我講別的方便法門，例如課外出者以每鎊五先令的稅；除了國產國製外不要用別的衣服和家具；絕對排斥那些助長洋風奢華的材料和傢伙；改革女子的傲慢虛榮慵惰賭博，以節糜費；養成吝嗇儉約節酒的性質；學習愛國，庶與拉布蘭人或巴西土人差別；消除我們的怨恨朋比，也不要再同那城陷時還自相殘殺的猶太人那樣地行動；大家略加留意，不要白白的賣去我們的國和良心；教田主們對於

他們的個戶至少要有一分的慈悲；末了，使我們的商人有一點誠信勤勉和本領。——這些商人，倘若遇見大家決議只買國貨，便將立刻聯合了在價目度量 and 貨色上欺騙我們，敲詐我們，而且雖然時常誠懇的加以勸誘，也總不肯公平的交易。

所以我又重說一遍，請大家不要再講這些以及這一類的方便法門了，且等到有一線的希望，覺得有了想要實行的真心與誠實的嘗試的時候再說。

在我自己，這許多年來長是提出那些浮泛無聊空虛的意見，實在已經厭倦，而且終於絕望以爲不會成功的了，現在

却幸而想到了這個計畫；這是全新的，因此還有點實在，不費錢，不費事，全權在自己的手裏，而且也就不會得罪英國，有什麼危險。因為這種貨物禁不起輸出，肉質太嫩不能醃的很久，雖然我能够指出一國來，他們很願意吃了我們的全體國民，並不要什麼鹽。

總之，我並不十分頑強的執守我的意見，以至一律排斥別的聰明的人們所提出同樣地老實，便宜，容易，而且有效的條陳。但是在要提出這類條陳，反對我的計畫，改用更好的辦法之前，我請求提議人須對於這兩點熟加思考。第一，照現在的情形，他們怎樣能够去給這十萬無用的背和嘴得到

衣食。第二，把那些專門的乞丐，加在那實際也是乞丐的農夫，小戶人家，工人以及他們的妻兒等的上邊，國內計有整一百萬的人類模樣的生物，他們的生活費總算起來計共負債二百萬金鎊；我請求那些不喜歡我的建議而且敢於回答的政治家先去一問那一百萬人的父母，問他們現在是否覺得倘若以前照我所說的那樣，在一歲時賣作食料，倒是極大的幸福，因為他們可以免避了向來經歷過的永久的苦難：受地主的壓迫，無錢無業，不能納付租金，缺乏食料，沒有房屋衣服抵禦天氣的酷虐，而且眼見他們的子女也將永遠受這同樣或更大的不幸。

我誠實的自白，我竭力的提唱這急需的事業，在自己並無一點好處，除了爲社會公益計以外沒有別的目的，所望者只在推廣我們的商業，養育小兒，救助貧民，併且給富人供一點快樂。我沒有小兒，借此可以賺到一個大；最小的已經九歲，我的妻又過了生育期了。

十六七年前我翻閱泰納 (Taine) 的英國文學史，才知道道斯威夫德的冷嘲的利害，雖然這「英國狂生」的海外軒渠錄 (原名 *Culliver's Travels*) 早已譯成漢文了。從那文學史及明多 (Minto) 的英國散文上見到錫議 (A Modest

Proposal) 的一部分，但說也慙愧牠的全文終於未見，直到今年在上海買到了一部斯威夫德選集的時候。他作這篇文章，在中國的雍正七年，似乎很近，但在西洋却是十八世紀初，那時愛爾蘭在英國治下的景况很是不好，斯威夫德是愛爾蘭的系統，所以爲了故鄉很做幾篇文章，這篇是其中最有名之一。當時有人相信他所說的是真話，非難他的殘酷，就是承認牠是「反話」的也要說他是刻薄到無情 (Heartless)，不過這些人所見只是表面的笑罵，至於底下隱著的義憤之火也終於未曾看出了。

我譯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當然是在介紹，但更主要

的乃是滿足自己感興的要求。我有這一種脾氣，也就成爲一種主張，便是創作以及譯述應是爲自己的「卽興」而非爲別人的「應教」。這在理論上當然可以容得許多辯駁，但實行上我總是這樣做去。我所譯的另碎的小篇中，有溫存的，有悲哀的，有教訓滑稽的，種類不一，便是這個緣故。有時又忽然愛好深刻痛切之作，仿佛想把指甲儘力的搯進肉裏去，感到苦的痛快。在這時候，我就著手譯述特別的文字，前年在西山養病是所譯的顛狗病和這篇芻議都是一例。我不能確說社會上有許多和我同樣的要求這類東西的人，只因既然譯出，又知道

本來是一篇名文，所以覺得不妨且發表了；至於譯文裏很多不妥，那是我所自己承認，要請大家指正的。一九二三年九月五日。

一 婢僕須知 抄

斯威夫德 (Jonathan Swift 1667-1845) 是一個主教，後來乃風狂而死，可以算是英國文學界的奇人。他的著作有格里佛游記 (Gulliver's Travels) 前二卷經林琴南先生譯成漢文，改名海外軒渠錄，但最重要的第四卷終於沒有譯出。我在去年曾譯過他的育嬰芻議，是我所最喜歡的一篇文章。現在這幾節是從婢僕須知 (Directions to Servants) 中選出，原書係他未完成的遺稿，在一七四五年出版，共分十四章，完成者僅有八章。據編者甲克孫說

(Bohn's Library 中全集第十一冊)，這一篇是斯威夫德的最粗暴刻毒的諷刺之一，今選取其精采的一部分，但侍婢須知諸章中有幾節雖是很好，却終於沒有寫出來，因為怕老實的讀者見怪，以為有壞亂風俗之嫌疑，雖然是明明一種巧妙的反語。斯威夫德很熟悉僕人們的弊病，他有很好的對付方法，據斯諦芬 (L. Stephen) 的斯威夫德傳裏說，傳聞有一回他申斥僕人不曾刷鞋，僕人答說反正穿上也隨即弄髒了，他便叫僕人不必吃早飯，因為反正不久也就要肚餓的。這也值得收到婢僕須知裏去。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記。

僕人差出去送信，時常容易在外耽擱；兩點，四，六，八點，或者差不多的一會工夫，因為世間誘惑確是很大，我們血肉凡軀也常不能抗拒。你回去的時候，主人生氣，主母也呵斥；什麼剝衣呀，吊打呀，攆走呀，都說出來了。但是你應該預備著一套辯解，隨時可以應用。例如說你的叔父今天早上走了八十哩路特地來看你，明天一早就要回去；一個同事的僕人，從前歇空的時候問你借有一筆款，現在逃往愛爾蘭去了；你的同僚上船往巴耳波陀去，你去和他作別；你的父親叫你去賣一頭牛，直到夜裏九點鐘還找不到買主；你

是去和一個表兄弟作別，他在下禮拜六將要絞決了；你的腳碰了石頭，一步都不能走了，只好暫時坐在一家店舖裏；有些醜態東西從樓窗口倒在你的身上，一直等到把衣服弄了乾淨，臭氣發散之後，你纔敢回家來；你被拉去充當水手，帶到治安判事的那里，等了三個鐘頭方纔訊問，你好不容易纔得釋出；一個承發吏把你錯當作債戶，在看守所裏羈押了一個整夜；你聽說主人上酒館去，碰著一點禍祟，你很愁急，在球場街與法庭街之間的百餘家酒店裏探訪老爺的事情。

你須得幫助商人們對付你的主人，你被差去買什麼東西的時候，不要還價，但應豪爽地照討價付給。這很足以給主

人做面子，而且也會有幾個先令落你的腰包；你要知道，即使你的主人付得太多一點，他到底比那可憐的商人担得起損失。

除了你僱定專管的職務之外，別的事一點也不要多管。譬如馬夫醉了，或是不在家，司酒的被命令去關馬房的門，便應答說，「稟老爺，我不懂得馬的事情。」又如窗簾的一隻角垂下來了，須用一個釘頭釘上，主人叫跟班去做，他可以說他不懂這樣的工作，老爺還應去叫木匠來纔好。

沒有叫到第三四聲，決不要上去，因為只有狗一聽呼喚即忙出來。主人叫「有人麼？」的時候，僕人都無接應之必

要，因為這「有人麼？」不是人的名字。

把一切過失都推給哈吧狗，主人心愛的貓兒，猴子，鸚鵡，小孩，或是剛被擲出去的僕人；這樣你可以辯護自己，而又不害著別人，並且也使你的主人或主母省去無謂的生氣以及訶叱之煩。

這應該定為例規，凡下房或廚房裏的桌椅板凳都不得有三條以上的腿。這是古老定例，在我所知道的人家裏都是如此，據說有兩個理由：其一，用以表示僕役都是在桌兀不定的狀態；其二，算是表示謙卑，僕人用的桌椅比主人用的至少要缺少一條腿。我承認這里對於厨娘有一個例外，她依照

舊習慣可以有一把靠手椅備飯後的安息；然而我也少見有三條以上的腿的。僕人的椅子之發生這種傳染性跛疾據哲學家說是由於兩個原因，即造成邦國的最大革命者：我是指戀愛與戰爭。一條凳，一把椅子，或一頂桌子，在總攻擊或小戰的時候，每被拏來當作兵器；平和以後，椅子——倘若不是十分結實——在戀愛行爲中又容易受損，因為厨娘大抵肥重，而司酒的又總有點醉了。

你的主人主母出門去赴午餐，或馳問去訪問，只要留一個僕人看家就好，倘若沒有一個小崽子替你們代看門戶，照管小孩。（如主人有這個東西。）誰當留守，可用長短的稻

草抽籤決定；留在家裏的一個人也可以會見情人，瓊珠纔樂，不怕被雙雙捉住。這些機會萬不可錯過，因為不是常有的；而且有一個僕人在家裏，你是十分安全的了。

主人主母外出的時候，有人來訪問他們，你不必費心去記那些姓名，因為你應該記住的事情實在已經太多了。而且這原是那門房的職務，主人不用一個門房，這是他的錯。誰又能夠記得姓名呢？你一定要記錯的，你不能寫，又認不得字。

你往門外和一個女人閑話，喝一杯急酒，或去看一個僕人處絞的時候，要把旁門開著，以便回來時無須敲門就可進

去，你的主人不會知道你的出去。只有一刻鐘的工夫，於他的事情也沒有什麼妨礙。

主人命令你去叫馬車的時候，即使是在半夜，不要走出門外，恐怕走開時主人要叫你，但當站在門口，「車，車！」的叫喊上半個鐘頭。

飯時你站在椅後侍候，要不停的搖動椅背，使前面的客人知道你是在那里侍候著他。

有客賊要酒，你給他拏去的時候，不要碰他的肩頭，也不要說「老爺，」或是「太太，酒來了，」這是失禮的，好像你要把這酒硬灌下他的喉嚨去的樣子。你只要站在他的右

邊肩旁，等他來擊；倘若他忘記了，用肘一掀把酒杯碰落在地上，那是他的過失，與你無干。

切麪包時不必擦你的刀，因為切過一兩片自然會擦乾淨了。

假如主母在晚飯時忘記了家裡還有冷肉，你不必多事地去提醒她；這顯然是她不要這肉了。倘若她在第二天起來，只說她昨天不會吩咐，所以已經用了；為免避扯謊起見，你可以在就寢之前同司酒的或別個老婆子把這肉分吃了。

「徒然草」抄

引言

徒然草是日本南北朝時代（1332-1392）的代表文學作品。著者兼好法師（1282-1350）本姓卜部，居於京都之吉田，故道稱吉田兼好。初事後宇多院上皇，爲左兵衛尉，一三二四年上皇崩後在修學院出家，後行脚各處，死於伊賀，年六十九歲。今川了俊命人蒐其遺稿，于伊賀得歌稿五十紙，于吉田之感神院得散文隨筆，多貼壁上或寫在經卷抄本的後面，編集成二卷凡二百四十三

段，取開卷之語定名徒然草。近代學者北村季吟著疏曰徒然草文段抄，有這一節可以作為全書的解題。

「此書大體仿清少納言之枕草紙，多用源氏物語之詞。大抵用和歌辭句，而其旨趣則有說儒道者，有說老莊之道者，亦有說神道佛道者。又或記掌故儀式，正世俗之謬悞，說明故實以及事物之緣起，叙四季物色，記世間人事，初無一定，而其文章優雅，思想高深，熟讀深思，自知其妙。」

關於兼好人品後世議論紛紜，迄無定論：有的根據太平記二十一卷的記事，以為他替高師直寫過情書去挑

引鹽冶高真的妻，是個放蕩不法的和尙，或者又說太平記是不可靠的書，兼好實在是高僧，又或說他是憂國志士之遜跡空門者。這些爭論我們可以不用管他，只就徒然草上看來他是一個文人，他的個性整個地投射在字上面，很明了地映寫出來。他的性格的確有點不統一，因為兩卷裏禁欲家與快樂派的思想同時並存，照普通說法不免說是矛盾，但我覺得也正在這個地方使人最感到興趣，因為這是最人情的，比傾向任何極端都要更自然而且更好。徒然草最大的價值可以說是在於他的趣味性，卷中雖有理知的議論，但決不是干燥冷酷的，如

這學家的常態，根底裏含有一種溫潤的情緒，隨處想用了趣味去觀察社會萬物，所以卽在教訓的文字上也富於詩的分子，我們讀過去，時時覺得六百年前老法師的話有如昨日朋友的對談，是很愉快的事。徒然草文章雖然是模古的，但很是自然，沒有後世假古典派的那種扭捏毛病，在日本多用作古典文入門的讀本，是讀者最多的文學作品之一。以下所譯十四節是我覺得最有趣味的文章，形式雖舊，思想却多是現代的，我們想到兼好法師是中國元朝時代的人，更不能不佩服他的天才了。

一 憂患

有遭逢憂患感到悲傷的人，不必突然發心剃髮出家，還不如若存若亡的閉著門別無期待地度日更爲適宜。顯基中納言曾云，「願得無罪而賞謫居之月，」其言至有味。

二 長生

倘仇野之露沒有消時，鳥部山之煙也無起時，人生能够常住不滅，恐世間將更無趣味。人世無常，倒正是很妙的事能。

遍觀有生，唯人最長生。蟬遊及夕而死，夏蟬不知春秋。倘若優游度日，則一歲的光陰也就很是長閑了。如不知

厭足，雖過千年亦不過一夜的夢罷。在不能常住的世間活到老醜，有什麼意思？語云，「壽則多辱。」即使長命，在四十以內死了最爲得體。過了這個年紀便將忘記自己的老醜，想在人羣中胡混，到了暮年還溺愛子孫，希冀長壽得見他們的繁榮：執著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復了解，至可歎息。

（案仇野是墓地之名，鳥部山爲火葬場所在地。）

三 中年

年過四十而猶未能忘情於女色的人，若只蘊藏胸中，亦非得已，但或形諸言詞，戲談男女隱密以及人家閨闈，則與

年歲不相應，至不雅觀。大抵難看難聽的事有這幾種：老人混在青年中間，妄說趣話；卑賤人說世間權貴和自己如何要好；窮人好酒宴，鋪張饌客。

四 女色

惑亂世人之心者莫過於色欲。人心真是愚物。色香原是假的，但衣服如經過薰香，雖明知其故，而一聞妙香，必會心動。相傳久米仙人見浣女脛白，失其神通，實在女人的手足肌膚艷美肥澤，與別的顏色不同，這也是至有道理的話。

（案元亨釋書卷十八云，「久米仙人者和州上郡人，入深山學仙方，食松葉，服薜荔。一日騰空飛過古里，會

婦人以足踏澆衣，其脛甚白，忽生染心，即時墜落。」

五 訶欲

女人豐美的頭髮特別容易引人注意。人品性質，只聽說話的樣子，就是隔著障壁也可以知道。有時單是尋常起居動作，亦足以迷亂人心。即使女已心許，却總還不能安睡，毫不顧惜自己，能受不可忍的苦辛，這都是爲戀愛的緣故。

愛著之道根深源遠。六塵之樂雖多，皆可厭離，其中唯有色欲難以抑止，老幼智愚莫不如是。故諺曰，以女人髮作繩，能繫大象，以女人屐作笛，能招秋_鹿笛。所當自戒，應恐懼謹慎者，即此惑溺也。

（案大威德陀羅尼經云，「乃至以女人髮作爲網維，香象能繫，况丈夫輩。」吹笛引鹿係日本傳說。）

六 好色

男子雖多才藝而不知好色，至爲寂寞，殆如玉卮之無當也。濡染霜露，彷徨道塗，父母之訓誡，世人之譏評，悉不暇聽聞，儘自胡思亂想，然而終於仍多獨宿，夜不成寐，如此生涯，至有風趣。但亦非一味游蕩，須不爲女子所輕，斯乃爲佳耳。

七 獨居

妻之爲物蓋非男子所應有者。聽人說是永久獨居，最爲

愉快。偶聞人言某已入贅，或某娶某女，已同廼了，令人對於男子生卑下想。如娶尋常女子，人將輕蔑曰，「這樣的女子也好，所以便配合了。」如女稍佳，又曰，「男子一定非常珍重，當作菩薩供養罷！」若真是美人，人言亦愈有因。且管理家務的女子至可惋惜，有了兒童，提携愛撫尤為煩苦。男子死後，留女子剪髮為尼，漸即老醜，是即在死後尙極不愉快也。無論如何女人，朝夕相對，恐亦將厭足疏遠，在女子亦當感到冷淡。不如分居，男子時往聚會，雖歷時久遠，交情可以永續。偶爾往訪，輒復留連，亦殊有情趣。

（案這所說的辦法與近來謊理斯夫人所主張的「半分離

的結婚」(Semi-detached Marriage)相似，不過更是浪漫的罷了。徒然草第二百四十段中反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結合的夫婦，他說，「不知他們第一句是說什麼話？」這真是大家都想問的一件事。他以為只有情人團聚，「互說往昔相思的苦辛，約會的艱難，這纔有不盡的情話。」此節更反對結婚，老法師的波希米人性質益發現無遺了。

八 飲酒

在現世間飲酒則多過失，喪財，招病。雖云酒為「百藥之長」，百病皆從酒生；雖云酒可忘憂，醉人往往想起過去

憂患至於痛哭。又在來世喪失智慧，破壞善根，有如火燒，增惡破戒，當墮地獄。佛說，「與人飲酒者五百世無手。」

酒雖如是可厭，但亦有難捨之時。月夜，雪朝，花下，從容談笑，偶飲數杯，能增起趣。獨坐無聊，友朋忽來，便設小酌，至爲愉快。……冬日在小室中，支爐煮菜，與好友相對飲酒，舉杯無算，亦快事也。

（案此篇係第一百七十五段之一部分，原文頗長，故從摘譯。）

九 自然之美

無論何時，望見明月便令人意快。或云，「無物比月更

美。」又一人與之爭曰，「露更有味。」其事殊有趣。其實隨時隨地無有一物不美妙也。

花月無論矣，即風亦足動人。衝岩激石，清溪之流水，其景色亦至佳美。曾見詩云，「沅湘月夜東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覺得很有興味。嵇康會云，「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在遠離人居水草清佳之地，獨自逍遙，可謂最大之悅樂。

十 秋月

秋月特佳。或云，月總是如此，不能辨別，殊乏雅趣。

十一 讀書

獨坐燈下，披卷誦讀，與古爲友，是最上的慰安。其書則文選之妙文，白氏文集，老子之書，南華之篇，以及此土學者所作，在古文學中多有妙品。

十二 法顯的故事

或聞法顯三藏往天竺，見故鄉之扇而悲，又臥病思得漢食，曰，「如此高人，奈何示弱于異國。」弘融僧都却稱歎曰，「真是多情的和尚。」此言殊無法師氣，一何蘊藉乃爾。

十三 愛生物

家畜中有牛馬，加以羈絆，雖亦可憫，唯係日用必需之物，亦屬無可如何。狗能防守，視人爲勝，也不可缺，但他

家多畜此物，偶不畜養別無妨碍。此外鳥獸皆屬無用之物。禁走獸於檻中，加以鎖繫，剪飛禽之羽翼，閉諸樊籠，使其懷念天雲，眷念山野，憂悶悵望，無時或已。設身處地，不能忍受，有情之人豈忍以此爲樂乎？虐待生物，用以娛目，此桀紂之心耳。王子猷愛鳥，但觀林中飛鳴之鳥以爲逍遙之友伴，不捕而凌虐之也。「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尚書亦云。

十四 人生大事

爲無益之事而費時日者謂爲愚人可，謂爲謬人亦可。對於君國應爲之事已多，其餘暇日無幾。人所不得不營求者，一食，二衣，三住居。人生大事不過此三者。不飢，不寒，

不爲風雨所侵，閑靜度日，卽爲安樂。但人皆不免有病。如爲疾病所犯，其苦痛殊不易忍，故醫藥亦不可忽。三者之上，加藥成四。凡不能得此四事者爲貧，四事無缺者爲富，四事之外更有所營求者爲貪。如四事節儉，無論何人當更無不足之慮也。

上邊十四篇中有九篇係去年舊稿，其餘均係新譯。原文雖係古文，我却不想用古文去譯他，但終因此多少無意地夾進一點文言去，——這個我也不復改去，因爲要用純粹白話來譯也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一九二五年三

月六日譯校竟記。

一九二七年二月再版

實價四角

譯者 周作人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北京翠花胡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北新書局發行周作人譯著目錄

自己園地 散文集
實價六角

雨天的書 散文集
實價八角

陀螺 小品集
實價八角

炭畫 長篇小說
實價四角

狂言十番 日本喜劇
實價七角

瑪加利的夢 中篇小說
實價三角

談虎集 散文集
印刷中

封底